

追尋抗戰時

· 高興華 ·

在美國因公殉職空軍人的故事

前言

今（民國一〇九）年適逢中華民國空軍「八一四」勝利八十三週年及空軍建軍百年，筆者不揣鄙陋，謹就曾參與一樁尋訪抗戰時在美國因公殉職的中華民國空軍人的事情，為文以記之，表達對這五十七位勇士的追思與悼念。

緣起

民國一〇七年的五月一日，我在網路上看到《世界日報》二〇一八年四月三十日刊載了作者李安所寫，標題為「民國空軍魂斷美國，埋藏半世紀的真相」的文章，內容是講述空官十六期李嘉禾及其他五十多名在美受訓時殉職空軍人的事，文末並附有電子郵件，作者希望能找尋更多資料。我依作者的電子郵件寫信告知對方一些訊息，並附上手邊一些照片的電子檔，後來才知和大導演李安同名的這位加拿大華裔作者李安是位女性。

眾人共同努力下的成果

李安的遠房親戚從中華民國空軍方面查到了她二叔李嘉禾埋葬的地點。民國一〇二年十一月，她哥哥到了

德克薩斯州的艾爾巴索市布利斯堡國家軍人陵園祭奠二叔，之後寫郵件給李安，他是這麼寫的：

「我在墓前放了一面美國國旗和兩盆白菊花，代表我和我妹妹，也代表我們父母子女，以及我們李姓家族所有的親屬向二叔致敬。在我們心裡，二叔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就在巡視墓園的時候，他哥哥感到非常震驚，因為在他二叔墓碑的周圍發現很多刻有Chinese Air Force的墓碑，他仔細查閱了這個陵園的名冊，找到了這樣一段信息（譯文）：

「在一九四四年秋天，中國當局正式選定了Fort Bliss軍事基地作為在訓練中遇難的中華民國空軍軍校學員的過渡安置地，其中五十五人被安葬在Fort Bliss的國家公墓。」

她哥哥在該陵園的E區裡，一共找到近五十個中華民國空軍軍人的墓碑，他給每一塊墓碑都拍照存檔，並且記錄在EXCEL表格上。

從這些墓碑上，她哥哥看到了三個訊息，第一，他們都屬於中華民國空軍，第二，他們的身分從空

軍官校學員（Cadet）、少尉（Sub Lieutenant）到上尉（Captain），第三，犧牲的時間從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七年。

她哥哥看到許多人拿著鮮花來到公墓看望自己的親屬，而唯獨那一大片墓碑上面寫的都是Chinese Air Force中華民國空軍墓碑前卻空空蕩蕩。遙想當年，這些英勇、豪氣干雲的好男兒，為了抵抗日寇侵略中華民國，投身空軍，來到美國學習飛行、領航、射擊等各種專長；然人生無常，未能學成返國上戰場抵抗侵略的日寇，魂斷美國，埋骨異鄉。這一座座的孤墳，就像一隻隻離群的大雁，佇立在異鄉，因年代久遠，再加上民國三十八年國共戰爭後的兩岸隔絕，這五十多位曾經立志報國的年輕人，似乎已被人遺忘。

李安和她的親人心生悲涼，認為不能讓這些殉職的空軍人被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中，因此她開始在網路中輸入相關的關鍵字，努力查詢有無可參考比較的資料。她找到了研究飛虎隊權威的翟永華仁兄的網站，在裡面看到了她二叔李嘉禾的空軍官校期別，及空軍官校留美批次的名單，於是他給翟永華仁兄留言，我在那時也給翟兄寫了電子郵件，告知他李安的這篇

文章及她欲聯絡的訊息。接下來，翟永華、盧維明及我，三位空軍眷村子弟開始和人在美國的李安密切聯繫，我們將她寄來的殉職者英文拼音，比對空軍官校畢業名冊、空軍忠烈表，空軍忠烈錄，推敲中文姓氏，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傳訊息，終於讓原本英雄無名的英文拼音，還原成有籍貫、有中文姓名的中華民國空軍人。之後，李安又向大陸地區醉心於研究民國時期歷史的國粉們發出訊息，請各省有心的義工們根據我們整理出來的殉職者名單，去尋找這些殉職者的親人，經過許多熱心義工的查訪，一個個碎片被拼湊起來，一段段悲戚的歷史也重現人間。



前排左起：陳嘉，翁克傑，方朝俊，時光琳，李澤民，後排左起：鄭文達，剛葆璞，盧盛景，張慶顯，童鳳笙，劉新民（照片為時錦棣提供）。

韓翔，一位富貴人家子弟，他的家是一座當地遠近聞名的江南園林，本可以繼承家業，當一個少爺安穩此生；可他卻瞞著父母獻身軍旅，不幸的是民國三十三年，韓翔在進行飛行訓練習時，飛機突然失去控制，猛然墜落，韓翔命喪太平洋彼岸的異鄉。

白致祥，在兒子剛滿一百天時，他告別妻兒參加抗日的行列，自此多年失去聯繫，抗戰結束那年，白家老母正在苦苦期盼愛兒歸鄉；然而等到的卻是一張殉職通知公文。民國三十二年白致祥在美進行飛行訓練，發生空難犧牲，可憐的是他到死的那一刻都不知道，在他離家的第二年，兒子就生病夭折，白家無後了。

卓志元，父親是富甲一方的鄉紳，當地人現在都還記得卓家有個在空軍官校學飛行的兒子，而卓志元赴美受訓時，因飛機失事犧牲，年僅二十四歲，但七十多年來卻無人知道他被葬於美國公墓。

又如空小盧維明學長所知道的空官十期秦建林殉職的事件，也很令人動容。盧學長的父親盧季膺和秦建林為空官十期的同學，因此他很清楚這位父執輩的秦烈士，在飛機墜下後，本已成功逃出，後為了營救還在機艙中的伙伴，衝進機艙要救人時，被無

情的大火吞噬。曾任前空軍四中隊，前空軍三十五中隊中隊長，盧錫良教官也曾在他編著的《高空間諜坎培拉戰略行動》書中，追憶他的六哥盧錫基，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在雷鳥基地因為飛機失事，跳傘高度過低而殉職。盧錫基讓當初瞞著他母親自上海離家投考空軍官校十九期，當時其他兄弟也幫忙欺騙母親，盧教官想到日後自美返回上海時，還要用什麼方法來再次欺騙他的老母親，因此當時心中真是痛苦萬分。

空軍十二中隊的李澤民的殉職，又是令一個令人感傷的故事。李澤民已和其他學員拿到了結業證書，正準備東裝返國，開始執行空中偵察的任務，但在一次熟飛訓練中，飛機失事，機毀人亡，令其他隊員悲傷不已。這五十多位英雄背後的血淚故事，值得我們銘記，他們用年輕的生命，在中華民國空軍的抗日戰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悲壯故事，雖然他們未能翱翔在藍天上，與日寇一決高下，立下功勳，名揚四海；但是他們那種大無畏的行為表現，正是傳承了空軍的忠勇軍風。雖然埋骨異鄉，有形的肉體早已消逝，但他們的英魂，不會就這樣被泯滅掉，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在中華民國空軍歷史的

長河中，是永久被崇敬的先烈。

謹獻上悼念的誄辭，結束本文：

請纓報國壯志未酬身殉異鄉忠勇

男子漢；

投筆從戎英雄無名血灑藍天無畏大丈夫。

後記

李安曾於民國一〇七年的十一月來臺灣參加世界華人女作家的年會，盧、翟兩位學長及我曾在十一月五日和李安一同到圓山忠烈祠向空軍先烈獻花致敬，並將那份抗戰時在美殉職空軍人員的名單資料贈送給業管單位的後備司令部，由處長親自接下存檔，另外我們後來也贈送了一份給空軍司令部留存。巧合的是當天我們向空軍先烈獻花時，當天輪值的儀隊是空軍儀隊，真是天意。



作者李安女士（手持花圈者）與翟永華先生、盧維明先生三位眷村子弟陪祭致意。

忘與望

回想兩年前的今天，是我結束入伍訓練，踏進空軍官校開啓官校生活的第一天，想成爲一個合格的官校生可是相當的不容易，接踵而至的生活壓力和體能付出也日漸增加，但我很慶幸有這段訓練造就了今天的我。

現在的我開始擔任新生隊班長，除了生活上對新生們的教導，有部分的時間是和他們的家長做聯繫，並經常陪伴著要退學的新生與他們的父母溝通，甚至是辦理手續離開學校。

我遇過一直向幹部們道歉的家長，一直批判自己小孩沒出息的家長，而最令我難過的，是一直批評幹部的家長。我當然知道父母疼愛孩子的那份深情，因爲我也曾經是新生，我也曾經讓我的母親經歷那樣的不捨。

民國一〇七年六月二十四日的那個晚上，由於隔天就準備進官校，我的心中很複雜。那是個對陌生環境的害怕與不安，我撥了通電話給我的母親，我跟她說，我好痛苦，好累，好不想讀官校，然後我就聽著電話那頭的媽媽哭了，就這麼一直哭一直哭。我當時才明白，父母的愛是如此的撕心裂肺，想要自己的小孩成長茁壯，

卻又捨不得放手，放手了，又不被諒解。這樣的愛很殘忍，也很痛，那是種來自內心深處的哀嚎，替沈默無聲的憂鬱夜晚再添幾分傷心的色彩。

最近陪著一位新生與母親溝通時，他告訴他母親，我曾在預校的班長，他母親對我說：「預校帶過又怎麼樣，你還不是留不住我兒子。」我心頭一震，是我的領導有問題嗎？

忘，也許我忘了，忘了新生階段的點滴，忘了進官校的初衷，因爲擔任新生隊班長，才讓我再度想起。領導，在心態上，說穿了就是要懂得同理，用同理的角度去看待被領導者，並且給予願景而望，讓被領導者因看到未來而更加堅定。

從軍從來就不是一條輕鬆的人生道路，回顧空軍百年的歷史長河，傳唱著的絕不是歡快悅耳的歌聲，而是我在國在、壯士斷腕的豪情絕曲。雖然目前的我只是個實習幹部，但我會努力向前輩先進們學習，運用我的同理，謹記我的初衷，懷抱我的大志，帶領著新生們，一步一步邁向卓越，並且由時間向他們的父母證明，用成熟讓他們知道，成長的路上一定會遇到挫折，但請相信自己的孩子，一定可以撐過去的，就像當年的我。

· 月鈺鈞 ·